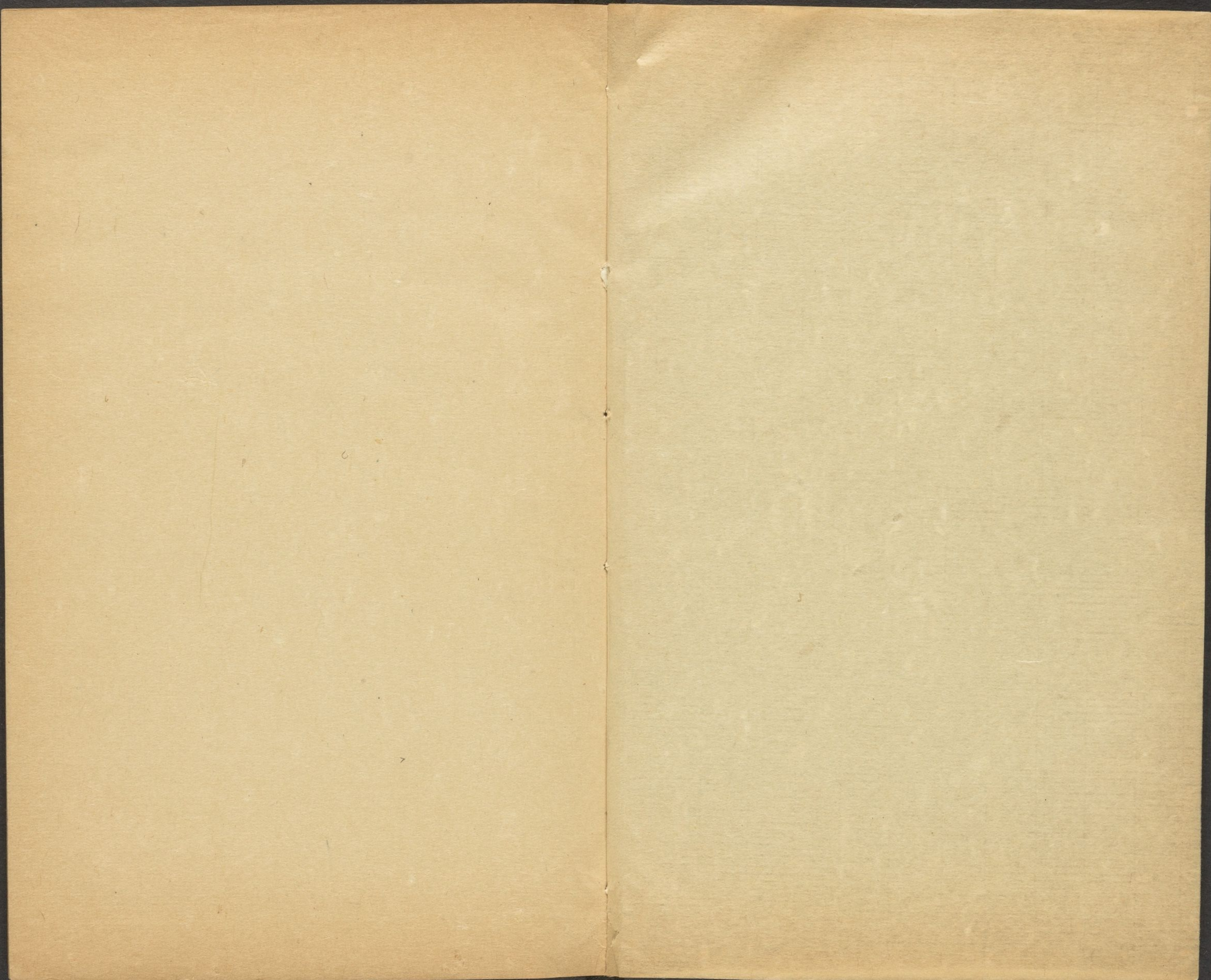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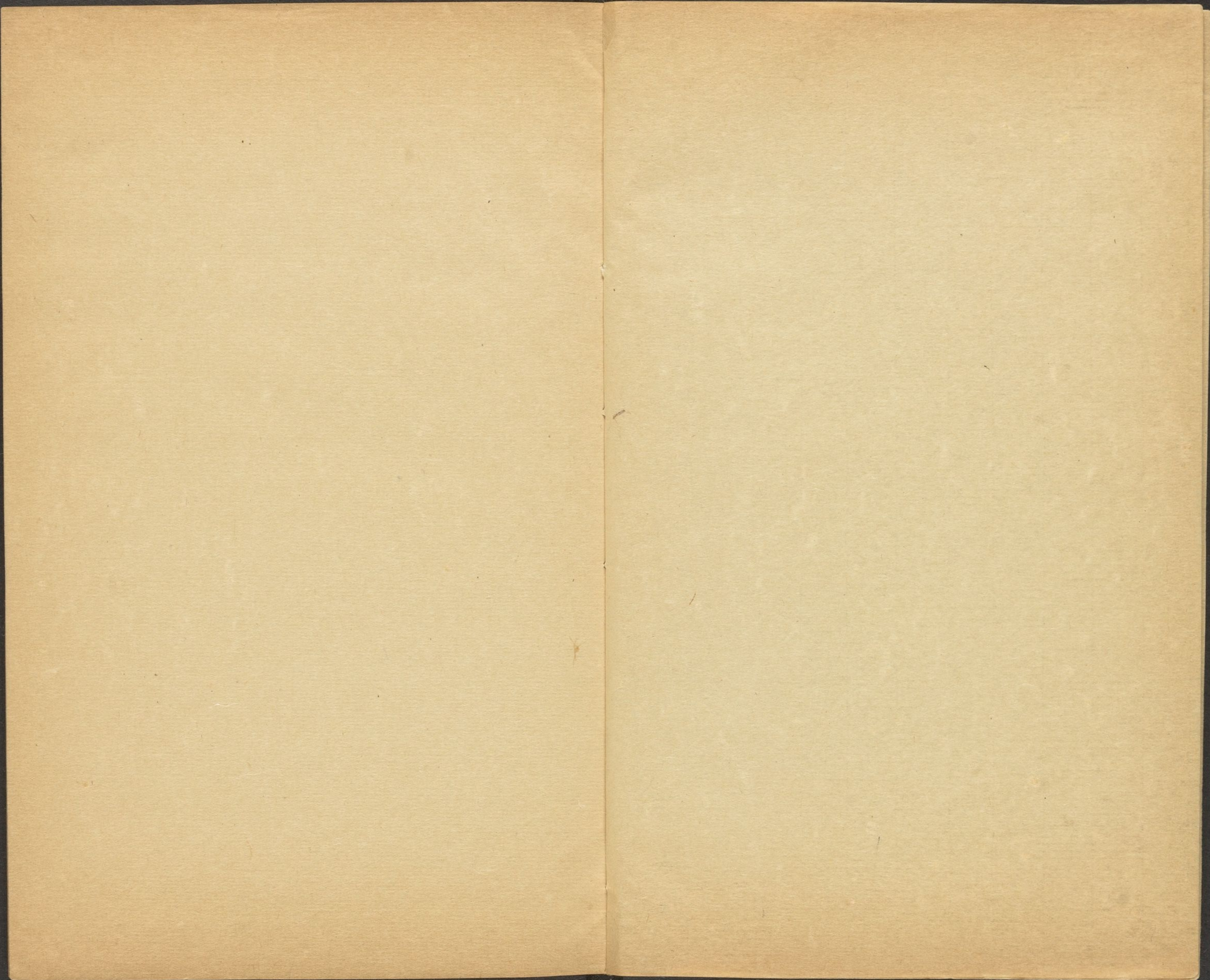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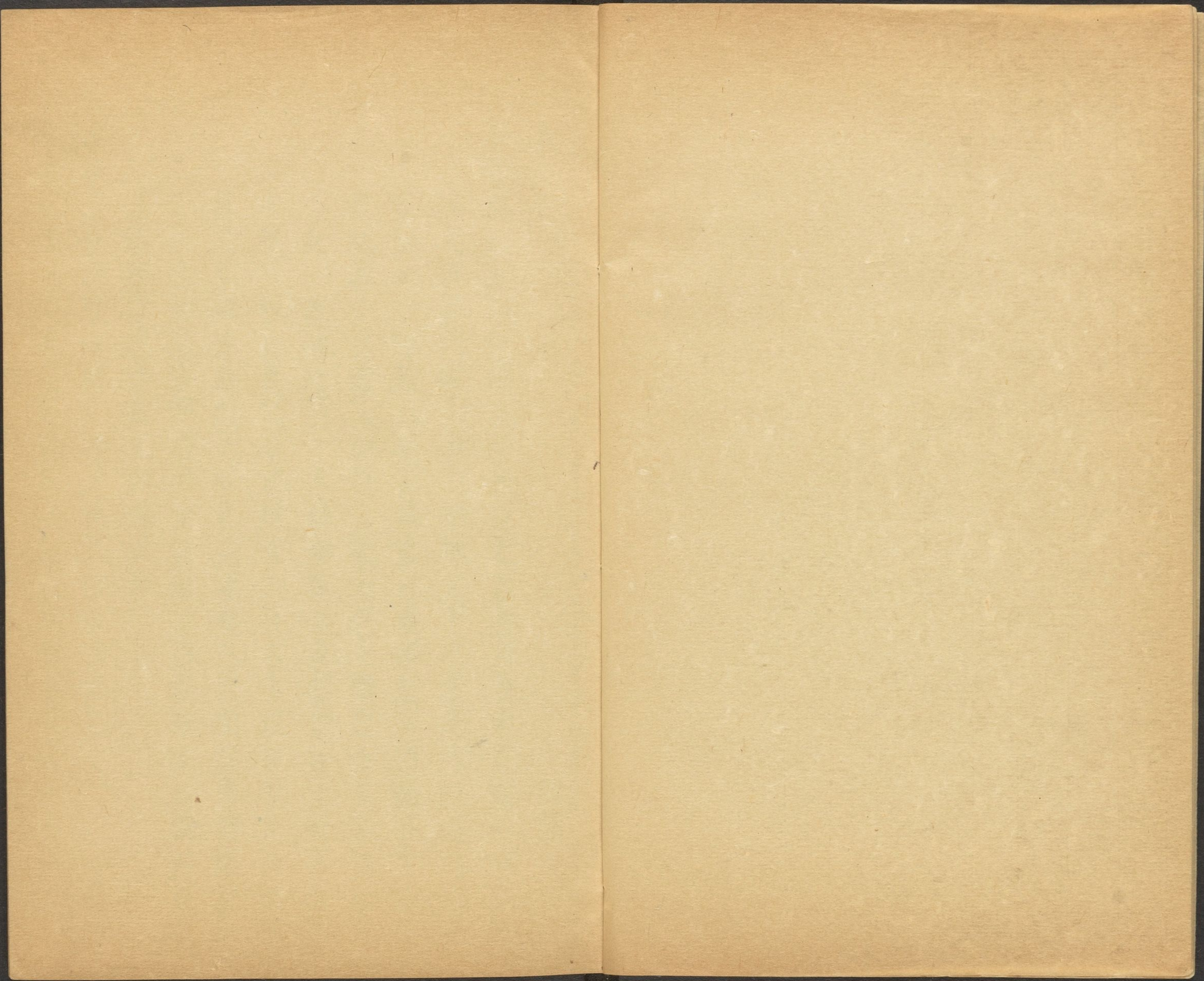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47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8

75781 / 2185 (8)







戊辰科 崇禎元年

哈佛藏書印

皇帝制曰朕聞任賢 圖治帝王之首務自昔聖主賢臣相須共
濟其君關門張 網務以招揀天下之豪英惟恐遺漏而其
臣同心一德共 以肩荷國家之機務無復猜嫌書言翁受
敷施繼之百僚 神師詩言峩峩髦士繼之金玉其相蓋求
之非一地聚之 口一人類如斯也載考當日官制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 四官倍周官三百六十以官限才得無遺
佚之歎歎且唐 虞之世已云萬幾三代損益事體漸繁如
才不盡於服官 益官必至於廢事而然豈亮正哉知不足
其治理卓絕于 古又何歎洪惟

太祖高皇帝即位初年 分遣使臣訪求賢才其

諭待臣有曰天地交泰 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又

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當
日設官分職大約仿虞周之制度用能攝日月於重新維
天地於不墜直與唐虞三代比隆已朕蕪

譏烈之遺履剝復之運除奸去佞剔蠹流膏曠然欲與更始而
紀法未盡修明蒼黎未盡寧戢其大者如狡跋漸勾西虜
挿首逼處宣雲逆之彥授首尚稽閩寇鷓張無忌餉日耗於
多兵乃遇警又患之六少而且驕悍不前輒曰無餉民日困
於加餉乃轉運又曰餉詘而且侵冒多端動曰在民當此
兵民交困之日所宜大小任事之臣朕用是寤寐賢豪弓
旃四出庶幾隱鱗出真威際風雲顧所謂經文緯武之儔
詰兵理財之效尙夫觀一二何燕將用不盡其才官或在
其用敷語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又曰百官和於朝萬民

和於野意者無猜無虞同寅協恭固上臣矢報之精心亦
建監功猷之根本也爾多士以新發之劍當朕訪落之日
其各率意言之無二

臣劉若宰

臣對 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振綱挈領之精意而
後可以統攝萬幾分秩庶正奏雍熙之上理必有分條析
目之實務而後可以因材用器量能任官調鞏固之宏猷
何謂綱領人主所謂默運於淵衷而鼓之以勵精操之以
行健融融焉使四海並遊於庶績咸熙之世而不知經緯
之何從者是已何謂條目人主所爲顯推之共任而照之
以空鑿持之以不衡適適焉使羣工偕奮於百度惟修之
朝而罔敢怠荒之或敷者是已惟有所默運於其中也故

百官寅協而治，器力環拱而陳。雖口代天言，手代天工，各
自効其股肱，耳目之寄而露雷風雨，天不言而歲功成。惟
有所共任，以爲用也。故長短畢呈，其技偏全，各肖其形。雖
小而服采大，而服休亦衆。成其翼爲明聽之資，而風虎雲
龍聖人作，而萬物睹古帝王恭己無爲，而四方風動，照臨
有赫，而百辟惟用此道也。藉今綱紐之自弛，而徒責效
於登庸，則課職誅功之權，誰實司之？卽令品藻之不清，而
但求功於殿最，則量德量能之法，誰實任之？誠欲薪槁弘
開，而網羅畢効，則任賢圖治之幾，端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剛建中止以立極
聰明睿智而有臨

曆數在躬，帝謂予懷明德。

乾綱獨振，人言幸際太平。

集岳牧於彤庭，大法小廉，共勵平康之治。

備箴銘於紫幃，清心寡欲，特開勤儉之風。

爲天下得人，五百年傳，築伊耕一卜，金甌立召，夔龍於左，在

惟一念作聖，億萬載鄰，趨魯步重，開玉帛欣陪，孔子益於後先。

雷震震而天地清，法七日之叢神，社鼠城狐，頃刻咸消，於見

規

日月朗而風雲會，彙二朝之茅茹，祥麟威鳳，班聯共慶，於瞻

雲允矣，偉烈豐功，莫罄口揚，筆述是真，可以四三王而六

五帝者矣，迺猶不自滿，假進臣等於

廷而悉以咨之，如置輔陳殷之典，量能授職之規，庶載亮工之

猷威和丕冒之化皆津津

下問靡遺而且勤倦於紀法之未盡修明蒼黎之未盡寧
狡跋漸勾西虜掃首倡處宜雲逆彥授首尚稽閩寇賜張
無忌兵驕餉乏民困運窮外厯疆圉之憂內勞輸輓之詩
殷殷

聖慮燎若觀火而

關門之訪更及葛藟此雖帝之疇咨王之訪咨何以過也臣

誦讀草茅雖吐蟬徒勤而高日時報趨首

明盛片曝之忱而於葵藿久矣敢不矢心披瀝效一得之思
以爲

陛下獻焉 聞之君猶天也天爲四時之宰而綱維幹旋之柄

則天任之今布流行之用則四時任之故雨暘寒燠不一

其序生長收藏不一其功而要以四時不自爲用而爲天
用此四時之効順也君猶心也心爲五官之令而樞環轂
轉之脉則心任之左宜右有之資則五官任之故視聽奔
走不一其役聰明靈運不一其能而要以五官不相爲用
而爲心用此五官之稱職也夫人君者上之有論道經邦
之佐而下之亦有理煩治劇之司豈曰克庭之乏人與然
而人卽不乏也何以使振鷺之羽儀而皆爲登堂之簞簞
且精之有考綜名實之術而嚴之亦有幽明黜陟之權豈
曰選法之罔效與然而法卽非弗效也其何以使互越之
樽庖而終無易漚之等慈故思八紘八嶺以收之而收不
勝收矣且兔亦有腹心冥鴻亦有羽翼而後又明庭之彥
必皆師濟之臯夔乎且三等五等以辨之而辨不勝辨矣

燕石皆能潤玉魚目亦可亂珠而旁求甄別之英必皆庸
敏之譽髦乎是以唐虞稽古而有庶明勵翼之勳成周懋
建而見思皇克生之盛非其隆同寅協恭之誼則其嚴懋
功懋德之程也非其敦靖共其正直之忱則其明李屬糾虔
之職也我

太祖高皇帝靖滌胡氛肇闢區夏啓重明之日月定再造之乾坤固已流唐漂虞滌殷盪周而其分職設官則恭布星羅
朝無倖位求材詢上則家夔戶契野無遺賢觀其

諭侍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此
堂簾指臂之義真可垂

訓萬禩而又

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

煌

天語非直一時登用之成規實千古額後之良法也
列聖相承恪遵

明憲用能維貞百度以世顯周禎

陛下烈纘鴻基光揚大業修明

祖制釐剔臣工慮百職之偷窳則以各陳職掌

面諭之虞羣位之紛撓則以協力同心嚴

戒之欽承

堯舜之君快覩拜颺之盛此固宜人人自奮而事事畢舉已乃

猶有負疎曠之羞而業虞叢脞失矜羣之誼而喙起爭鳴

誠如

制所慮者臣愚以為事主之義同舟而共濟者也前者任攬

後者任魯遇風而呼而奔則不應焉洵瀟彭濟之間亦可
以無患矣受臣之職同室而格鬪者也捨者護手捋者護
足乘力而抹而衆罔不齊焉周章勃寧之際亦可以俱生
矣今夫以三尺之喙而使如沸如羹是徒以鬻觸爭也獨
不可以和羹劑乎以五寸之鍵而使忽閉忽開是更以蠲
蚌持也獨不可以典冠守乎一人而不必分兩人之用則
勿使成連鼓上而成寔鼓下也此論而勿煩彼論之參則
無使佐饗得嘗而救闕得傷也况大陶之爲埏也其質固
已定矣隨其質而稱使之安知用不等於金玉乎冶之羅
金也其才自有餘矣取其才而善成之安知棄必同於瓦
礫乎騏驥不可以逐鼠梁麗不可以窒穴則何爲以所短
詘用其所長戚施亦可以直鑄遽條亦可以蒙繆則何爲

以所取盡淹於所擯謂芝駕之馬必不以驂乘則古亦有
嘆約束無奇者何不寬於錄品而嚴於課功謂飛冥之翻
必不以弋慕則古正有念汗青無日者何不廣於搜選而
迫於責效夫然後覈實之政可行也共謹不能爭覆契之
座水土不必攘稼穡之成此亦可訪而問者已夫然後肯
肆之典宜明也隨刊不必庇羽山之煙斧斯無所逃監國
之懲此尤可詳而議者已材當則能必効功審則庸必奮
任久則績必著法嚴則令必行而更以

聖天子明鏡止水之心關門推轂之用延攬俊傑登顯英良世
固不乏遺大投艱之材經文緯武之略皆爲

陛下羅而致之而涓埃可報肝膽寧私臆技卽窮駑才是策又
且何功不効何績弗成而尙有悍虜虜夷兵荒食匱之足

患哉且夫兵非乏也而用兵者之未始有用用兵者也虎頭或疲於生入而猿臂亦詘於數奇投石超距之英亦有自行伍而特簡者乎使其築淮陰之壇屈南陽之滕更不必禁中嘆頰牧矣餉非賈也而任餉者賈亦未始有任任餉者也流馬既憊於轉輸饑鳥更饑於剝啄管平建武之策亦有借前箸而深維者乎使知筆力亦可佐關中智囊亦足籌塞下則不必以量沙驚夜唱矣此今日之兵窮而答不在兵也亦不止一兵也餉匱而答不在餉也亦不獨一餉也故爲今之計者惟虛心以任人而乃實心以任事則無論擔荷也雖代庖而亦可分品以授事而又合力以成功則無論墮篋也雖矛盾而亦可方今

聖天子側席下求諸臣努力請効而猶患有事與人違議與在

忤朝成夕毀左支右吾者則亦何以仰副

寤寐若渴之思而俯塞夙夜匪懈之責乎抑臣猶有進焉

泰交之景運明與良交成之而其權實獨操之

元首故取人以身帝王之首務也

陛下躬修明德以爲賢士之標隱鱗戢羽皆望鵠赴之何不以勵其凝之績而成中興之治哉是在

陛下提其大綱一振而飭之耳臣草茅無知于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劄

評

亦整亦練如圭如璧貞盛川之文

醇正如董疏宥如蘓讀之絕不見掛比之迹所以爲佳

辛未科 崇禎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前王作之後王遵焉詩詠率繇舊章書稱監于先王成憲此物此志也乃有謂徒法不能以自行又謂有治人無治法然歟否歟三代之法莫備于周禮後世倣而行之反以踈黷其故何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夏創制立極於凡建官理財俾興廢禮誥戎禁暴通工乘遠靡不揆古宜今綱提目整卽所謂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曷以加焉可得而揚厲歟

列聖相承率循無斁重熙累洽以迄今茲顧時遠則玩愒易生玩久則初意寔失朕以寡昧獲贊鴻圖夙夜兢兢思所以祈天永命觀

漢揚

烈一維我

皇祖成憲是訓是遵乃紹庭徒切判漁未融戒諭屢申泄沓莫振
非不言獎恬而燥競之習愈滋非不言旌廉而婪墨之風轉
熾猶是民與賦也昔胡以公私兩利今胡以上下交困猶是
屯與鹽也昔胡以邊腹灌輸今胡以軍商耗救竭民力以養
兵而索餉有兵過警則單弱立見矣借撫賞以修備而循名
有備覈實則虛飾如故矣綜稽以釐弊而弊即在綜稽之中
明罰以懲姦而姦反隱明罰之內諸如此類未易縷指豈果
法之不可行歟抑行法者未得其要歟殆所謂必有治人而
後能行治法其責安在朕遠慕勅

天喜起之歌思百工之所以熙庶事之所以康實有不密自寧者
爾諸士日擊時艱有概于中久矣其悉臆以對毋泛毋隱朕將有採焉

臣陳于恭

臣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必有以人維法之模而後疏
附後先合以成粹精之理必有以法維人之畫而後禮樂
刑政分以奏明作之功何謂以人維法有一法即有奉行
此法者無人以奉行之則因仍漸失其舊故典章成憲皆
法而率循此典章成憲皆人也何謂以法維人有一人即
有綜覈是人者無法以綜覈之則班聯將溺其職故印纒
綬若皆人而責成此印纒綬若皆法也法立則名必核其
實言必課其功而人無以自遜推之簡兵清餉理財用人
皆挈其大而事事有條有理矣人得則任必先於議公必
勝於私而法無之或替推之愛名借誼恥爭好讓皆務其
實而在在可建可豎矣故公私得以兩利邊腹得以文新

就民可以養兵而民仍不病于賦就兵可以衛民而兵自
不窮于餉則法自足以繩人而雖有踈競貪婪之思弗敢
逞也人自足以守法而雖有因循沿習之陋弗敢仍也古
帝王所以恭己無為而收師濟之勳聲色不大而集臣等
之益率循此道也光而大之端有望於今日矣欽維

皇帝陛下

奉三無私

建五有極

乾斷執火風之鼎

晉光通山澤之咸

德協重玄猶集虛心於玉帙

治臻上理更勤清問於金華

天出王游衍罔怠

事事率

祖上下陟降惟勤

重農事而躬耕籍田薄賦輕徭不必陳七月之風

勤問學而身親講幄月將日就非徒窮二酉之祕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五百年金聲玉振久而彌光

一後先之揆遠溯淵源十六字帝典王謨操之有要允矣

太平天子卓哉

至道聖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進臣等於

廷悉以諮之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謨仰追

二祖因材器使之方以及種虜之若何剪除流寇之若何撲滅兵

天元策

卷之三

四

餉之若何通融軍民之交相利賴屯鹽之欲復其舊漕馬
之必循其原而終歸于破格用人以臻平康大哉

王言真所謂訐謨定命遠猷辰告也草茅之士鬱積久矣敢不
傾瀝對揚憶其葵藿以副

明問也乎臣聞國家之所與治者人也有人則天下治無人則
天下擾人才之効用于國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則無不
治用違于才則無不擾堯舜之如天好生濬哲文明稱極仁
極智矣而陳謨矢訓倦倦於知人以安民者則轉移天下之
要樞固不出乎明明揚陋之外也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孜孜訪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各

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否因以授職都察院考察覈實

六部毋輕調藩臬選賢能收守須久任何其用之殷責之
專而慮之遠也創業垂統綏綏具斯民與勳華無異軌矣

列聖丕承奕葉重熙蓋

二祖以堯舜之心為心故都俞賡于堂一簾

列聖以

二祖之心為心故拊髀勤于夢寐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者非
偶然之故也我

皇上求賢若渴用人不次謂宜麟遊於郊鳳翔於邑偕斯民於
協和風動之域乃數年狡夷窺伺於東挿套挾要於西盜
寇之蔓延無已氓庶之徵調未息金甌全盛之天下而有
捉襟露肘之形固宜有以煩

聖慮也噫嘻此孰非士大夫事而不肯抒忠宣力為

國建戡定之績此殊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爲首勵磨之術士爲先離經叛道者黜而經術重巧躑躅化者擯而德行全士心定而後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也沿邊本我屬地羈縻無術遂至披猖一壞于四路之輕人而開鐵陷再壞於經撫之易局而遼瀋危三壞于戰守之爭執而廣寧棄非彼能乘我我爲可乘耳誠以守爲戰反客爲主夜郎之強不及漢大未見長纓之不可請也流寇本我窮民積漸不已遂至蹂躪一窮於倚山之爲固而富未易清再窮於各省之觀望而權不歸一三窮於移徙之無嘗而突不可禦非寇不可除我無以除之耳誠師出以律有進無退鼠竊狗偷假息旬餘未見一鼓之不可散也兵誠不可散矣今日定營制明日更營制而兵終無一定之數則老

之不汰可乎訓練則鸞鶴成行戲舞則鳳鶴助勁請以精之說易其撤可矣餉誠不可惑矣今日請額例明日請壓欠而餉終無報足之期則虛冒之不核可乎守則四知之嘗嚴侵則一錢之罔貸請以核之說易其減可矣阡陌未嘗不墾也鹹鹺未嘗不煮也自抽屯補伍而耕種無人自貴戚乞討而耕種無地自商不輸粟而輸銀而開中之法壞自鹽壅於公復壅於私而度支之用窘則修屯政以復鹽法者不可以條議爲塞責也舟楫非不時往來也驗烙非不時申飭也自雨暘失序而漂滯可虞自包攬公行而弁蠹莫問自會之不盡其力而雲錦之色以減自策之不能達其材而馳驅之則罔閑則通漕糧而修馬政者不可以奉行爲盡職也果韓白之登壇何受降之城不可築果

劉韓之持籌何東南之賦不可調果郭李之在邊何秦解者不可成臂指之用果龔虞之治郡何竊發者之不可成綏撫之功故天下不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無人而患用之莫究其施也如必門第以取士停年以用人雖無雙之國士終受抑於勝下矣官人惟賢之義不如是也豪傑特出之資其可拘滯歟如必一青爲大德之檢寸朽有合抱之棄雖三敗之孟明無以收功於焚舟矣使人以器之義不如是也鉛刀一割之用其可不珍惜歟嘗

誦

高皇帝諭侍臣用人之道曰材大者當重任之材小者當輕任之又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如此豈有廢事蓋所謂用人而又以課人用者抒其約結欲伸之氣而

者作其實亮篤乘之忠也抑臣更有進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臣固交任之者也則提綱挈領合羣策羣力而又安一世目之在

皇上之一槩率之臣茅新進于瀆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甲戌科 崇禎崇年

皇帝制曰朕聞帝王之治莫隆于唐虞乃臯陶陳謨不出知人安民兩端而謂能哲而惠惟帝其難何廩廩也又有謂堯舜知不徧物仁不徧愛急親賢之爲務似簡重知人者豈翁受敷施在敦庸命討之先而哲能官人尤爲要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皆孜孜訪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都察院奏聞又如六部官毋得輕調藩臬選用賢能牧守須令久任洋洋

聖謨作述同揆真軼殷周而媲美唐虞可得揚厲其槩歟

列聖相承率遵茲軌奕葉重慶良非偶然之故已朕嗣續石圖觀

揚

先烈兢兢惟恐失墜第所與其治天下者士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邊陲本我屬夷地窄人寡一旦稱兵犯順而三韓失守其故何歟目今三協關寧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邊也邊不靖兵不可撤餉不可減今欲滅奴恢疆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言者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爲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卽屯田鹽法誠生財之源屢條議申飭不見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爲三軍續命馬匹爲戰陣亟需折截掛欠遂失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雖東奴猖獗河套有可復之机邊外儘可作之事但難於奴賊窺伺朝野匱乏近降夷繼至作何開破流賊漸逸鄭廣海寇時擾浙閩剿滅不速民難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作何

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

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爲布政典史爲僉都今奈何牢不可破爾多士習心世務久矣其逐款對答無諱朕將親覽焉

臣劉理順

臣對 臣聞帝王之弘先緒而隆大業也必其君以實事課其臣而後分猷佐理有百度維新之象必其臣以實心效於君而後政事修治成一人垂拱之休何謂實事因職以察其能是也不必問崇卑苟不必分內外而惟以職察其能賢者有以見長庸者無以覆短殿最迥若蒼素而國家因以有紀綱何謂實心盡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問難易時不必問順逆而惟以忠致其身則習者無不竭之

才勇者無不殫之力忠貞篤於堂堦而人心乃以有分誼
蓋有實心方能指寔事而謀實事政以求實心唐虞三代
之所以熙庶績而聯一德者此其道也第國家當平治之
日法令未弛而振舉之極易然防微杜漸聖人猶有憂焉
蓋以爲易而狃之者治之所自隳也國家承熙洽之後情
俗日偷而整頓之頗難然拯溺濟否聖人必且勞焉蓋不
以爲難而諉之者治之所日茂也慨然以用賢圖治爲已
任者真大有爲之君而堯舜親見政在今矣欽惟

皇帝陛下

剛健中正之成備

聰明睿智以有臨

特小心以保泰而豈弟弥性坐享四十七載之昇平

靖大愆以亨屯而子孫君王駢集億千萬年之鴻祐固已波弓彤
鼓靜瀾恬波赫然稱綦隆盛際哉乃猶慮風俗之敗壞由紀綱
之廢失兢兢焉求所以肅人心維世道者進臣等子

廷俯賜

清問臣草奏無足效前籌而幼學有懷敢不摭所蘊爲

明廷獻焉夫人心之不能無惕玩也非有以振肅之則玩者日玩究
將有極重不可反之勢世道之不能無陵夷也非有以維持之
則夷者日夷敵且有大敗不可支之象振肅維持之術舍紀綱
其誰屬哉周樸棧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益勉勉乃所以
綱紀也宋儒朱熹之言曰有紀綱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驅之
于下蓋持之乃所以驅也顧始末嘗不修而而後漸以隳壞也

當其修明也君曰張皇臣曰懲茲上下志同易所為係恭也及其察壞也君曰莫違臣曰雷同上下與止勿所為係盛也恭者通也不惟上下通而世道人心亦與之俱通通而塞隨之平陟往復之運可忘報貞乎盡者壞也不惟國事壞而人心世道亦與之俱壞壞而治因之先甲後甲之事不可忘振育乎漢興法度簡約恭儉嗣世而清淨畫一蕭規曹隨而痛哭流涕之疏賈洛陽猶有寒心焉唐世貞觀鳴盛開元之盛響而房杜姚宋同心輔政然而魏徵張九齡之言登已負先見矣宋以忠厚開基亦以積弱胎亂而紹聖紛紜寔釀大變千載上下間治亂興衰豈不以紀綱修壞因握于精神之張弛哉我

祖高皇帝肇造區夏一洗胡元腥穢之習

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難重廓日月繼照之烈六卿率屬各修其職

武分曹不侵其權官方嚴飭如農有年寺威明辨如墻有垣士安于庠守未字之貞兵安于伍奉罔忘之令吏耻舞文之智里無爭攘之風冠履之分炳若日星品式之守嚴于天澤煌煌乎大明會典一書真宰物御世之上理超藝漢君宋而上之矣我皇上以首出之資紹繹大統續承鴻業其修明政令以繼述

祖宗之大法罔有愆遺御極之初庶幾化行俗美不替遺烈邇來乃謂不然者法守何漸墜也人情何滋玩也德意何以壅而不究也且詔令何以格而不行也陵夷之甚申飭莫救諱一號

明問所及而極言之可乎夫職業之隸于位不可越也而今且蔑視之隄防之設于下不可潰也而今且侵蝕之偏裨而犯大帥條屬而抗官長則陵甚矣奸胥而傾有司亂民而攘富室則橫甚

矣而且說士耶棄我東魯遁彼西竺是謂其淫而且說民耶本
石文綉倡優后節是謂甚侈而且說官耶借人地以分畛域別
好惡以生羽瘡是謂甚競而且說國耶婦姑而恣勃谿同室而
逞戈矛是謂甚囂中于人心人心將日澆流于世道世道將日
潰昔人患燕堂茲不啻燃眉也昔人憂厝火今不啻燎原也失
在紀綱果徒在紀綱乎將無上之任乎抑上與下交任之乎漢
崔寔謂政衰俗敝在承平日久而專傲其主宋蘇軾謂紀綱頽
壞由上下因循而交責其臣則今日梗概固可得而陳矣

高皇帝創業艱難宋葉劉王日贊惟議居安思危之訓無日不申儆
焉

文皇帝守以兼創三楊同心魚水歡洽宵衣旰食之勤罕世如一日
矣以故提綱挈紀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儼然萬世立隆今

金華罕御不聞

召見之粹容章奏度閣莫徵止

羣之霽聽而考選幾同積薪長安坐累玉璽印列不與環賜無期
誰任紀綱之耳目而三公才立大僚星漢漢世不求會惟弗允
誰任紀綱之股肱而

西席塵封不示開講之益諭教匪豫不重左右之選誰任紀綱之根
本又况惰窳成習積弛不奮人以官爲傳舍若泛梗之適遭官
以事爲偶寄如遽廬之一宿彼此互推孰課其功前後相諉莫
受其咎因心之過所謂上與下交任之者大抵一代之興開創
則精明勅鬱累葉則頽廢不支一石之身初政則策勵交持未
各昏倦或乘猶之初氣銳終氣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猶
之朝風疾暮風徐衝颺之餘不能起斷蓬然則反弛爲張操紀

綱以振人心世道之失者其寡會可知也騁康莊者垂腹委轡
有時而仆念及于覆轍則羊腸或可爲安途涉觴淵者棄楫亂
濟有時而沒念及于摧樁則瞿瀕皆可爲順流特在我

皇上之一自振耳誠以人責事以事責功職業之司如典衣典冠各
不相混而人何敢恣于職之外以名思分以分思義上下之定
如乾尊坤卑各不相侵而人何敢越于分之內慎官師之任以
廣厲學宮士有敢以淫應者乎躬節儉之行以示天下先而人
有敢以侈應者乎明和衷之誼振師濟之盛則官方不競也一
任議之途信賞罰之條則國是不置也一身之中天君定其主
宰而五官百體靡不奉令以聽一家之中主人翁整頓其精神
而亞旅疆以靡不執事以從將風移俗易夫世道人心而不翕
然雍熙者未之有也以道

祖宗之休寧獨此隆漢唐宋已哉抑感謂有說焉夫人主一心耳而
同而中之者千百心書所稱成湯之聖也有曰不殖貨利心
至清也一中干則濁之財而清白之氣愈昏愈錮遂溢于人政
之間而昏錮之愈蔓愈衍風俗敗而紀綱亦益以弛獨不思
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財非人主之財顧乃以之昏心哉
以

皇上明聖遠邁成湯而願以之說之臣身無知于昌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對

丁丑科 崇禎十年

皇帝制曰朕惟洪範八政首重在食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是兵食兩者固經世之大端也周制寓兵于農不出比閭族黨鄉遂之間而伍兩卒旅之軍師已具第司馬于農隙講武事而已當其時居足以守出足以戰田足以耕而食內順治而外威嚴何其盛歟後世藉兵以衛民賦民以養兵而兵與農遂分而爲二乃兵日驕玩民日凋敝古法豈不可復行歟漢初南北兩軍猶調諸農後增募期門羽林八校尉等軍而兵制壞唐貞觀中置府兵最爲近古漸更爲彊騎而虛弱日甚其沿革得失之政可得而履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首

宋元

七卷丁丑科

五

加意聖屯

勅五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農者莫如屯

命天下衛所督兵屯糧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又

諭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

洋洋

聖謨垂慮深遠直駕漢軼唐與成周此隆可得而揚厲其盛歟
承平日久寢失初制各邊始仰給內帑年例日增濫觴不
可底止朕纘紹丕緒十載于茲適值虜寇交誑宵旰靡寧
惓惓于安攘大計無時不飭籌餉而餉之窘匱愈甚且耗
蠹莫可詰矣無時不飭練兵而兵之單弱如故且增募日
踵請矣民力不堪再加呼庚勢難姑待將何術而可卽
者未嘗不言清屯開墾而條飭徒申尚鮮寔効其故何歟

又有謂屯與鹽相表裏非盡復輪糧開中之舊制屯政必
不能興其說然歟否歟且屯鹽固屬本計蓄艾未濟日前
抑別有生節之道否歟又在萬曆初聞太倉之米足支數
年今直無終歲之計兵食交誑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及今
不圖後將何繼昔唐以建中之耗竭用一劉宴卽能使國
用充足而民不困敕李抱真憂山東軍伍凋刈與屯較射
不三年而兵精庫實遂雄視列鎮豈非實心任事之明效
歟夫儒者動稱王政薄言富強今求一能爲富強如劉晏
李抱真之流而不可得亦士大夫之耻也諸士必有概于
中久矣其悉據所見以對朕將有採焉

臣劉同升

臣等聞帝王之治安四海而承叙萬年也有經世之大

道養天下之元氣而成敦大之體有救世之大權振天下之神氣而奮明作之用何謂經世之大道安寧可久守畫一以宜民而不以補葺苟且開後世機謀術數之端然非迂遠而濶于事情何謂救世之大權通變不倦竭心慮以裕國而不以膠柱執方隘王政酌盈濟虛之理故識時務而貴乎俊傑是故儒者言經濟則薄管商而不知能爲管商者乃能不爲管商也蓋管商非無學術可以治一國不可治天下乃其不爲管商而豈不爲富強抑儒者言事業則稱呂葛而不知有呂葛之心者不患無呂葛之才也蓋呂葛能忘身家可以堅一心卽可任一世乃其不爲呂葛而又豈爲業孔是故天下之治法不在法而在人天下之治人不在事而在心自古聖帝明王以之試功熙績此道得也夫治國之事掣其綱紀舉其節目不過真食教端位異人任舍此而別言致主宜乎迂踈不效而負大有爲之君及可爲之時則龜勉助勤端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玄德建極

聖學集成

聰明睿知以有臨

嚴恭寅畏而無逸

曰肅曰乂曰哲曰謀道咸備而發圖書之蘊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心廣運而開迪吉之先鳳德來儀歌功詠叙之景淑撫舜絃則鮮愠蒼生

河清獻瑞觀光揚烈之精神陟禹蹟則敷教海表

郊禋步禋念民力之普存
斬平時和在年豐宛然
豳風之咏匪修
耕藉之舊文

太廟齋居維孝惠之錫類
達于繼志述事遐哉
天保之章皆寫
續承之新德人稱

太平天子世頌
有道聖人乃猶

萬幾之遐進臣等於

廷諮以治道謂古之兵
疆食足今之兵騎食匱
推原漢唐之制考求

國初之規其亦有救時法

祖之思乎臣草茅無識然日擊時艱懷請纓之志切處堂之憂
久矣敢不效千慮之一得為芻蕘之

獻夫國安崇文時棘尚武臣竊以為過矣聖人安不忘危文武
並重慮至殷也千古之談兵食者莫詳於孔子其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大旨以兵食與民分為三者則民之與兵
不得而混之為一也夫秉耜而耕者民也持戟而戰者兵
也後之兵民不分并食亦不分驅市人而膏斧則病在兵
抽屯籍而補伍則病在食簡壯丁以禦侮則病在民一者
失而三失之也烏知却菜墮費為聖人之作用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數幸開平內安外攘雄略過漢唐遠矣
列聖重光承平日久我

皇上英毅中興而插奴外訖流寇內擾調兵議餉歲無寧日臣
庶皆曰賴

睿策嚴明滅此朝食而度支告訕二軍有庚癸之呼熊威虎會
未聞也更番無計七月有平歲之虞鳥驚獸散可憂也在
昔

高皇帝勅五軍都督府加意留屯言養兵而不病憂又其
諭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
洋洋

聖謨萬世良法也夫漢南北軍易而為期門羽林入較討而漢
兵弱矣何以易之南北兩軍久而不足用故也唐府兵易
而為彊騎而唐兵弱矣何以易之府兵久而不足用故也
南北軍之力不足用而南北軍之食不可問增一軍多一
食則漢之末流不徒兵法壞而餉法亦壞府兵之力不足
用而府兵之食不可問變一兵耗一食則唐之末流不徒
兵法壞而餉法亦壞然

聖制猶未及宋也夫宋兵之弱殆又甚焉聚天下之兵於京師
無一足用有急則遠望勤王靡天下之食於京師無一足
恃多警則搜括民力此尤弊極可為殷鑒者乎

聖制曰開墾屯田條飭徒中尚鮮實效夫開墾之效實未易也
國初龍江之屯盛於前代其他麗邑往往有之一沒於勦威
之請乞一隱於豪右之侵占而田為千虛之賦矣雖有趙
充國棗祇屯于何所乎則垂之

令甲而限田之制可行也

聖制曰屯田與鹽相為表裏宜復舊制夫舊制之復誠未易也
國初開中輸粟實邊利國通商往往稱便一墮于折色之小
利一滯於竈戶之私販而家擅負海之富矣雖有夷吾計

然而策何所施乎誠布之

功令而輸公之誼宜勸也

聖制曰建中之耗竭用劉晏而國用充足民不困敕何說也夫晏非第以心計爲長其經世之識有過人者卽如用鹽法之吏皆選臺閣之才佐之而不委之瑣尾之士故染指風聲而國粟日積矣

聖制曰山東之馮弘用李抱真而輿屯較射三年兵精何說也夫抱真非僅以勇敢著名其忠誼之心有感人者是時諸節度之橫獨其乃心王室而不貳而世爲干城之夫捐筭奸寔而唐室安矣彼二臣者豈非管商之道卒不與管商同呂葛之心也而今之士人夫學堯舜之道卒不與管商同功微識者爲士大夫耻而士大夫亦自耻之也

皇上不負

子自負

皇上耳方今盛之時呶呶焉憂兵憂餉而束手坐觀則

國體不壯怒怒焉憂邊憂寇而藏心規避則士氣益衰郊熟馬肥守防何策東出西沒剿撫何局獨令

宵旰自勤亦祿食驚心而計不忍出此者也夫屯政非一日之功也而外省調兵僅循故事伏惟

皇上簡京營之冒詭汰老弱之耗糧以于謙之練團營者行之此諸臣所不敢言而恐任德怨者也有臣如抱真任一人足矣

皇上念兩淮之咽喉恤五方之利害以周忱之久巡撫者處之此人所不及慮而視爲尋常者也有臣如晏任一人亦足矣且善理財者但理其用而已矣故不曰財而必曰用誠

知舊餉之何用則知新餉之增何爲也誠知額內之何用
則知額外之增何爲

